

经典流芳

伊万·布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评价称：“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价值、对每个人生活中的艰难选择以及对20世纪时代转折中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人民所经受考验的深邃思考。”

不断努力实现文学梦想

1870年，布宁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童年在俄罗斯中部的乡村度过，最典型的俄罗斯风光：森林、湖泊、草地，深深印刻在布宁记忆中。短短4年多的田园生活，却令他一生难忘。

布宁的母亲酷爱普希金诗歌和俄罗斯民间传说，全家人经常大声朗读普希金的诗句。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文学创作才能，能流利背诵普希金的许多作品。8岁时，他写下人生中第一首诗。

布宁，从乡村走向世界

张晓东

首诗。

11岁，布宁进入叶列茨男子贵族中学学习，刻板的学校教育令他十分痛苦，因家中贫穷拖欠学费，小布宁被学校开除。辍学后令他解脱，在已大学毕业、比他年长13岁的大哥尤里辅导下，布宁修完全部中学课程。尤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后来成为文学家与教育家。在哥哥的培养下，布宁迅速成长。他没有放弃文学实践，17岁时在诗歌创作上有所突破，连续在《祖国报》上发表两篇诗作。

布宁在18岁时决定离开破败的庄园，走入社会这所大学。当时寂寂无闻的他，仅靠文学创作难以养活自己。他为此辗转于奥廖尔、哈里科夫、波尔塔瓦等地，以统计员、图书管理员、记者等工作糊口，同时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想。20岁时，他在奥廖尔出版第一部诗集，终于正式进入文坛。

年轻的作家知道自己需要更大的舞台。1895年，布宁来到圣彼得堡，进入首都的文学圈。他结识了文坛巨擘契诃夫、托尔斯泰、布留索夫等人，并开始专职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布宁与年长10岁的契诃夫相当投缘，成为他家里的常客，契诃夫可谓布宁的伯乐。契诃夫的朋友、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道：“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像布宁那样和契诃夫无拘无束地开玩笑。契诃夫不善交际，但他曾说过，自己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见到布宁，与其谈话聊天。”

与此同时，布宁的创作也日益精进，随着《在露天下》《落叶》两部诗集的相继出版，布宁逐渐确立自己在俄罗斯文学界的独特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加强外语学习，自学英语、法语和波兰语。1896年，他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的叙事长诗《海华沙之歌》，被誉为当时遵循俄罗斯翻译传统的最好译作。

1903年，契诃夫为布宁参选俄国科学院普希金文学奖写了推荐信。凭借《落叶》诗集及其翻译力作，布宁获得当年的俄罗斯文学界最高奖普希金奖。1909年，布宁又因自己文集第三卷和所翻译的拜伦诗作《该隐》再度荣获普希金奖。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布宁：“俄罗斯文学中如果没有布宁，它将黯然失色，它将失去彩虹般耀眼的光辉，失去一个孤独漂泊的灵魂的光彩。”

植根祖国开展现实主义创作

布宁的早期作品具有古典主义风格，被公认为风景诗人。自幼接触的奥廖尔等俄罗斯中部田园与自然风光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正如苏联著名诗人托瓦尔多夫斯基所言，“这片土地被布宁所感知并吸收，而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留下的印象影响其一生。”

腊，却无法遮蔽希腊神话和戏剧的魅力。直至今日，古希腊悲剧仍在世界各地上演，其艺术生命力持久延续。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和优秀艺术的国度，戏剧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外戏剧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合作逐渐增多，赴海外演出剧目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通过观剧，与剧中人产生共鸣，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理解，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灵距离。

以艺术魅力，刻写文明记忆

文明交流互鉴应建立在平等对话、润物无声的基础上，因为平等，交流才能达成；因为善意，交流才会真诚。中国话剧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秉持以史为鉴的创作思路和开放包容的交流态度，拥有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在向海外观众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和中华文明精神的神韵风采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2011年，中国青年导演黄盈的话剧《黄梁一梦》在阿维尼翁戏剧节连演24场。它讲述的是书生卢氏在旅店邂逅道士吕翁，吕翁给了他一个神奇的枕头，让他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在梦中，他度过了中举、升官、发财、春风得意的一生，醒来时，店主烹煮的黍饭还没有熟。该剧吸纳了传统戏曲的写意方法，寻找带有戏曲特色的中国式肢体表达。简约的布景、中国戏曲式服装、台口上煮饭的热气，讲述人娓娓道来的唐代传奇，充满着哲理意味。法国观众说，他们看懂了这个中国故事，它在思考现代人人生的快与慢，人们往往因为太在乎未来，反而忽略了当下。此后10年，《黄梁一梦》在欧亚5国上演近百场。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文化传播的热点，邀请了世界各地37位著名导演，每人排演一部莎剧进行汇演，组成“文化奥林匹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带领中国演员排演《理查三世》参与展演。在保持原剧的结构框架和美学风格的前提下，王晓鹰对原剧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与阐释，在演出中加入大量中国文化元素，诸如戏曲、汉服、书法、锣鼓、三星堆图腾等，实现了经典文本与中国美学的跨文化对接和有机融合，以简洁生动、传神写意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国外观众，赢得广泛赞誉。

这些中国话剧在国外的演出，赓续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创作者注重从民族艺术资源中寻找创作灵感，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彰显东方美学的卓越性和独特性，开创文化融通、文明互鉴的美好前景。据此，中国话剧走出去，其一，要尊重艺术规律，以戏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需要正确的文化立场，高超的叙事策略，也需要精湛的戏剧技巧、完美的艺术呈现。其二，需要塑造出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戏剧是关于人的艺术，要靠特定情境中人的行动表现出的情感力量直抵人心，阐释人性，照亮灵魂。其三，要做到主题、思想、内容、形式的完美统一，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总目标导向下，创造出居于文艺高峰的戏剧经典作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作品沉寂几个世纪后才被世人重视。他的《巴别塔》成为一种艺术象征，引申出哲学含义。相当一部分绘画、文学大家将勃鲁盖尔视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同为尼德兰人的画家鲁本斯、伦勃朗分别吸收了勃鲁盖尔作品的技法和精神，诗人奥登在欣赏勃鲁盖尔作品后写下诗篇《美术馆》，抒发他在浏览名作之后的感悟。勃鲁盖尔家族涌现出大批知名艺术家，如他的长子小彼得·勃鲁盖尔，模仿了父亲的大量作品；次子老扬·勃鲁盖尔，在风景画和静物画领域造诣颇深，花卉画尤受追捧。从某种程度上说，勃鲁盖尔影响了几个时代，他的艺术薪火相传。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观赏勃鲁盖尔的画作，或许不仅会被栩栩如生的人物吸引，被颇有哲思的想象折服，被紧贴生活的主题打动，还能品味到蕴藏在作品深处对于人性的披露、生活的洞察和时代的反思，那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时间的东西。就像勃鲁盖尔的好友、地理学家奥特柳斯对他的评价——“模仿自然的写实主义者”。勃鲁盖尔选择去大自然寻找答案，并最终在自然与人的平衡中确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绘画大师。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让世界感受中国话剧魅力

宋宝珍



图①：儿童剧《三个和尚》剧照。
图②：儿童剧《鹌·蚌·鱼》海报。
图③：话剧《黄梁一梦》海报。
图④：话剧《茶馆》剧照。
资料图片



斯导演奥列格·叶甫列莫夫执导了《海鸥》，2013年俄罗斯导演彼得罗夫执导了《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2019年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为中国演员排演了《酗酒者莫非》，2021年他又导演了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

与此同时，中国话剧的海外影响力逐渐增强，曹禺的剧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英、法、美、日、韩等国多次演出。俄罗斯契诃夫戏剧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爱丁堡戏剧节、德国柏林戏剧节、西班牙欧洲儿童戏剧节上，也逐渐出现中

国话剧、儿童剧的光彩形象。以儿童剧为例，2018年，《三个和尚》在塞尔维亚第二十五届苏博蒂察国际儿童戏剧节上获特别提名奖，《鹌·蚌·鱼》在罗马尼亚第十四届布加勒斯特国际动画戏剧节上获最佳舞台美术奖，2019年《木又寸》在第十五届布加勒斯特国际动画戏剧节上获最佳当代戏剧剧本奖……

法国戏剧家尤涅斯库说过，戏剧是人类的本质需要。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受众的戏剧艺术，无疑是人类心灵和精神交流的重要载体。罗马人可以征服希

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戏剧思潮保有文化上的对应联系，中国戏剧人引进源自西方的戏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以话剧形式，展现中国传奇

透过舞台艺术面纱，中国人的文化抱负和家国情怀在20世纪初即有国际性展示。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演出了根据《茶花女》改编的话剧《春妮》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可以视作中国话剧史的开端。1921年，中国留美学生、戏剧爱好者张彭春、洪深等人将古典诗歌《木兰辞》改编成舞台剧《木兰从军》，在纽约、华盛顿连演8场，观众反响热烈。该剧虽保持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人物造型样式，演员也会和着锣鼓点走台步，但由于使用英语口语而非传统中国唱腔，也可视为中国话剧的海外演出。

外国人赞赏中国戏曲，最初多因新奇，把它看作遥远东方的神奇技艺，心向往之，却终不能至。他们观看中国话剧时，差异感和惊诧性则大为降低。由此，外国人看中国话剧，更能引发他们的观赏兴致，更有对话空间和交流契机。话剧《茶馆》在西方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1980年9月至1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受邀赴德国、法国、瑞士3国15个城市演出25场。在赴德演出之前，剧作家曹禺、主演于是之颇有顾虑，因为《茶馆》除了稍有变化的布景和基本的戏剧行动，戏剧效果几乎都体现在形象上、台词中。外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中国茶馆老掌柜的心劲、悲情？他们怎么能够理解“三幕三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带着这样的疑惑，《茶馆》剧组赴欧远行。首场演出后，大幕缓缓闭拢，剧场里鸦雀无声。后台的演员们紧张了，难道演砸了不成？他们一刹那的忐忑迅速被雷鸣般的掌声冲散——原来最好的戏剧，观众是不能够立刻从情境中跳脱的，等到缓过神儿，才能释放出由衷的欢呼和胸中的激情！西方人不仅看明白了《茶馆》，还懂得了剧中人的孤独和悲苦，他们在王利发“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走投无路、自杀身亡的人生境遇中，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们感受到了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力和艺术默契，《茶馆》因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以中国声音，增进理解互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让中国戏剧走出去，传递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友谊、祝福和善意，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之一。

合作与交流总是相伴而生，“请进来”与“走出去”相辅相成。仅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例，就曾邀请多位国际一流导演来华进行艺术交流与合作，产生多部优秀戏剧成果：1981年英国导演托比·罗伯森来华执导莎士比亚的戏剧《请君入瓮》，1983年美国导演阿瑟·米勒执导了《推销员的死》，1988年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了《哗变》，1991年俄罗

农民画家勃鲁盖尔

徐鹏辉

提起《拾穗者》，许多人耳熟能详。在法国画家米勒的笔下，3位农妇弯腰拾捡收割后田野里遗留的麦穗，既表现出农民生活的困顿，又饱含着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安静但不失庄重的画面、深厚而不落沉郁的主题成就了经典之作，更让米勒成为乡村风俗画的代表人物。其实在米勒之前，早在16世纪的尼德兰，便有一位描绘农民生活的大师，他的作品常常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思想性和细致入微的细节，他便是被称为“农夫勃鲁盖尔”的彼得·勃鲁盖尔。

彼得·勃鲁盖尔的生平如一堆散落的拼图，学者只有通过蛛丝马迹才能拼凑出他的完整人生。一般认为勃鲁盖尔生于1525年尼德兰的布鲁达，先后拜过两任老师，第一任是擅长雕塑及彩色玻璃画的皮特·库克·范·阿爾斯特，第二任是画家兼出版商伊罗姆布斯·考克。良好的艺术教育为勃鲁盖尔的绘画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1551年加入安特卫普的画家行会。其后，风景画、寓意画、宗教画皆成为他笔下大放异彩的题材，虽然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40多幅，却深刻影响着后世的艺术家。

风景画向来在西方艺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而勃鲁盖尔可谓风景画先驱之一。当时正是地理大发现时期，世界版图逐渐清晰，自然风景由绘画的背景变为主角。那时的尼德兰已经受到时代浪

潮的影响，在风景画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画家。勃鲁盖尔惯用宏阔的视角描绘风景，佐以神话元素，天马行空又不失真实，如《播种者的寓言》《逃亡埃及途中的风景》，无一不是扣人心弦的佳作。

说到勃鲁盖尔最有名的风景画，一定要提到《雪中猎人》。这是勃鲁盖尔艺术生涯后期聚焦农民与自然，展现壮观冬日雪景的画作。群山、斜顶、窄路、拱桥，到处白雪皑皑。湖泊光滑如镜，成为天然的冰场，大人和小孩溜冰、拉雪橇、抽陀螺，玩得不亦乐乎。近处猎人带着猎物，由成群猎犬簇拥着踏上归家路。挂有招牌的酒馆门口有人正在生火，似乎在准备晚饭。昏鸦或在凉空盘旋，或在枯枝默立，各具姿态。农民的生活在寒冷中显得那般生机勃勃，虽然色调偏冷，还是能感受到画家的热情。事实上，《雪中猎人》创作时正值战乱，勃鲁盖尔内心十分悲痛，只能将哀伤隐藏于对家乡人民和风光的热爱之中，现实与绘画的残酷对比也证明了艺术的无穷魅力。

与壮美的风景画相比，勃鲁盖尔笔下的寓意画将焦点对准人生百态，用暗讽的笔触描绘出众生相。以1560年《孩子们的游戏》为例，偌大的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孩子做着各式各样的游戏。有滚铁环的，翻单杠的，玩沙堆的，跳山羊的，踩高跷的，游泳的……250多个孩子沉浸在90余种游戏中，将画面空间占据得满

满当当。孩子们的动作与表情生动形象，充分展现出勃鲁盖尔的绘画功力。齐齐整整的建筑、哄闹杂乱的孩童，强烈的对比显示出特有的寓意。更引人深思的是，画中只有孩子，没有大人。大人去哪了？或者说，孩子代表着大人？孩童玩耍的场景隐喻了成人世界，也表达出画家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勃鲁盖尔最为人们称道的一点，便是对农民生活的精准描绘。据文献记载，勃鲁盖尔时常陪同富商朋友出席农民的婚礼和节庆活动，对他们习俗和生活状态的观察细致入微，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在画作《婚礼舞蹈》中，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风笛的伴奏下跳着欢快的舞蹈，婚礼上活泼喜庆的气氛溢出画面。人们的脸上带着笑容，有对新人的衷心祝福，更有对当下生活的心满意足。《农民的婚礼》则关注人们在婚礼上聚餐的情景，宾客围坐在长桌旁吃饭，餐桌上摆放着刀、盘、酒壶和面包。斜放的桌子加强了画面的纵深感，画面近处还有抱着大饼小口往嘴里送的孩子。整幅画结构精巧，内容丰富，真实再现了当时农民的日常生活。有学者指出，这些农民风俗画的确反映了现实，其中亦包含着画家对于过度享乐的生活、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勃鲁盖尔的农民风俗画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如同被沙砾埋没的金子，勃鲁盖尔的